

重修浙江通志稿

第七十九冊下
財務

書
卷
之
四
上
古
之
風

重脩浙江通志稿

第七十九冊下財務

前浙江通志館稿
浙江圖書館騰錄

內部資料

唐代雜稅較重要者、大約為上述四種、惟坑冶收入有限、其餘鹽酒茶三稅、則均有鉅額之收入、其重要等於正賦、是以隋代以前、我國財政、以田賦為中堅、自唐朝代德以後、鹽茶酒稅、始與田賦並重、蓋安史亂後、財政日紊、支出浩繁、司農日夕傍徨、以求開源節流之道、鹽酒茶三稅、遂為當時重要之收入、沿至今日、稅法雖各有變更、然仍於收入上占大宗之地位也。

除此以外、尚有各項雜稅、或合租稅性質、或為地方貢獻、其制度既多變異、其收入亦極有限、旋作旋輟、大抵應一時之需要、而非國庫經久之收入、茲姑分別言之、

一曰貢獻、貢獻之制、自漢晉以後、鮮有行者、唐初採有周土貢之法、令諸郡貢獻、皆取當地所出、準絹為價、多不過五十匹、並以官物充市、著為常制、其有加于此者、得析租賦、不別征課、中葉以遂上藉此以宣索、下藉此以進媚、代宗生日端午、就四方貢獻之多寡、定加澤之輕重、由是諸道競尚侈靡、以博歡心、敬宗即位、侈用無度、詔浙西上脂盞妝具、雖因李德裕之奏、令常貢之外、悉罷進獻、然不逾月、而尤貢使節、相望於道、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、憲宗禁無名貢

獻、而至者不甚却、錢微慙陳罷之、帝密戒後有所獻、毋入右銀台門、以避錢微、是後外官求媚、恣意奉承、強項者上供無額、蓋有不法之進奉、即有不法之截留、雖謂唐代財政亂於貢獻可也、

二曰捉錢、貞觀初、京司及州縣、皆有公廨田、供公私之費、其後以用度不足、京官但有俸賜而已、於是諸司置公廨本錢、以貿易取息、計員多少為月料、二年、罷諸司公廨本錢、計官多少而給之、十五年、復置公廨本錢、以諸司令史主之、號捉錢令史、每司九人、補於吏部、所主纔五萬錢以下、市肆販易、月納息錢四千、歲滿受官、嗣後祠祭及蕃夷賜宴等費、皆置本錢、配納質積、戶收息以供之、捉錢者給牒免徭役、有罪、府縣不敢劾治、於是民間有不取本錢之虛契、子孫相承為之者、常有毆人破首、詣府廨使、受牒貨罪、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、府縣得捕役、給牒者毀之、自是不得錢者、不納利、而其弊稍息、

三曰借錢、肅宗即位時、兩京陷沒、民物耗弊、乃遣御史鄭叔清等、藉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富、十收其二、謂之率貸、德宗時、朱滔王武俊田稅先後背叛、國用不給、陳京請借富商錢、度支杜佑、以為軍費

纔去數月、幸得商錢五百萬緡、可支半歲、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、代估行借錢、令約罷兵乃償之、搜督甚峻、民有自經者、家若被盜然、此實與近代強迫公債性質相同、惟其募借之手段既極強橫、償還之條件亦無一定、且此項借錢、究竟償還與否、史無可稽、末世社政、不足為法也、

四曰除陌錢、先是建中三年、稅商錢每緡二十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、於諸道津要、置吏以抽收之、四年、乃行除陌法、凡公私給與及買賣、每緡官留錢五十、給物物及相貿易者、約錢為率算之、此與近代移轉稅及販賣稅相似、又以牙市為交易之居間、各給印紙、人有買賣隨日記載、至次日結算之、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、結算其私簿、無簿者、投狀自集、其有隱錢百者、沒入二十、杖六十、告者賞十千、由犯者出之、法既行、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、率多隱盜、公家所入、不能半、而怨讟滿天下、及涇原兵反、大呼長安市中曰、不奪爾商戶儼質、不稅爾間架除陌矣、是可知當時人民對於除陌錢之心理矣、

五曰間架稅、德宗時軍用不給、建中四年、乃稅間架、其法以屋二架為間、上間錢二千、中間一千、下間五百、吏執筆握算、入人家計

其數、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、出錢動數百緡、取區一間、杖六十、告者賞錢五萬、

六曰僦匱納質錢、德宗時、取僦匱納質錢、凡民間典質、所得利息、官取其四之一、雜粟麥於市者、亦如之、長安罷市、遮道哭訴於宰相、乃定錢不及百緡、米粟不及五十斛者免、而所獲纔二百萬緡、

七曰青苗錢、唐大曆元年、令天下苗每畝稅錢十五、以國用急、不及稅、方青苗時征之、因名青苗錢、又有地頭錢、每畝稅二十錢、通稱青苗錢、其性質、實為一種田賦附稅、考代宗時、尚行租庸調法、租調均不征錢、至此乃開額外征錢之例、

八曰助軍錢、考肅宗至德二年、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、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、多給空名告身、雖假以官、實其忠義、猶未盡才能、今皆量文武才藝奏問、便寫告身、又准敕納錢百千文、與明經出身、如曾受業、粗通帖策、修身謹行、鄉曲所知者、量減二十千文、如先經舉送省落第者、減五十千文、若粗識文字者、准元數處分、未曾識字、不識文字者、加三十千文、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、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、便與終身優復、如於敕條外、有悉以家產助國、嘉其

竭誠、待以非次、如先有出身及官資、並量資歷好惡、各據本俸格例等級、優加批授、惟施行未久、輒即停罷、及憲宗用兵河朔、募人入東、淮北河南者、自千斛以上皆授官、度支鹽鐵諸道、貢獻尤甚、名曰助軍錢、會昌之季、李德裕置備邊庫、以儲諸道奉進之助軍錢、籌餉、當時財用之支絀、可以見矣、

己 宋

我國自隋唐以後、消費稅日臻發達、與田賦並重、前已略言之、宋承五代之亂、立國之初、務求恤民、故各種消費稅多仍舊制、無甚興革、其後以有事北方、屢加變更、以增收入、茲述其概要如下、

一曰鹽稅、五代時鹽法甚峻、後唐立蠶鹽食鹽等名目、分五等貧富之戶而依散之、後晉天福時、凡往來鹽貨、悉稅之、過者每斤七文、住稅每斤十文、周廣德時、勅令廣州權鹽務、今後每青鹽一石、抽稅錢八百八十五文、陌鹽一斗、白鹽一石、抽稅錢五百八十五文、又勅諸色鹽麴犯五斤以上、並重杖處死、按授人以鹽而征其錢、謂之蠶鹽、實為後世計口授糧之法所由昉、行之東京諸路、免鹽之權、而均諸稅、謂之兩稅鹽錢、行之河北、及其弊也、鹽不給而征錢如故、稅已納而

禁權再行、蓋誤以二者為經常之賦、而不知其源出于鹽也、宋承五代之舊、故鹽法最不統一、大略論之、京西陝西河北等地、行通商法、聽商運銷、而以稅課入官、每斤過稅一錢、任責倍之、其他陝西淮浙京東南廣諸地、則行官賣法、由官自運、鬻於本地、惟官賣與通商二法、亦時有起伏、仁宗時、解池鹽積如阜、官賣之處、皆改通商、後以猾商貪賈、因緣為奸、虛費池鹽、公私交病、於是復行官賣、凡商所受鹽、未賣出者、估其價值、悉收入官、官為置場、增價而出之、復禁陝西鹽商、亦歸官賣、官自輦運、量民資厚薄、役令挽車、閭閻騷然、往往逃匿、至是官賣與通商兩法俱窮、而宋代鹽法不得不變矣、仁宗慶歷年間、從兵部員外郎范祥之議、始為鈔法、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、售一鈔、至解池清鹽二百斤任其私賣、得鹽錢以實塞下、省數十郡搬運之勞、行之既久、鹽價時有低昂、又于京師置都鹽院、陝西轉運司、自遣官主之、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、則飲而不發、以長鹽價、過四十、則大發庫鹽、以壓商利、使鹽價有常、而鈔法有定、初年課一百三十萬、末年增至一百六十五萬、崇寧間、蔡京始變鹽法、分鈔為長引短引、凡產鹽附近之地、隄人赴場輸鹽、量限斤數、

運售於遠近州縣者、給以短引、其運銷之地、距場遠者、則給長引、短引限一季、長引限一年、例應批繳、為後世鹽引法之濫觴、惟引限甚嚴、限滿並未售竟者、毀引而籍其鹽、於是有對帶之法、末年又變對帶為循環、循環者、已賣鈔、未投鹽、復更鈔、鹽未給、復貼輸錢、凡三輸錢、乃獲一值之貨、而民始困矣、南渡以後、四川總領趙開、變蜀中官賣之法、置合同場、收引稅錢、斤輸引錢二十有五、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、所過稅錢七分、住稅一錢有半、引者別輸提勘錢六十六文、其後又增貼輸等錢、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、歲產鹽約千餘萬斤、引法初行、百斤為一擔、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、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、此法始於四川、而推行於各區、其他國鹽建東行通商法、而廣西則行官賣法、總之、宋代鹽法、有自為政、迄無統一之辦法、且其間變易無定、現行之法、售給才通、輒復更易、商無適從、民多淡食、此其所以重為後世詬病也、

二曰茶稅、宋代茶稅之制、大略同鹽、國初置權務六山場十三、場之制領圍戶、受其租、餘悉官市之、又別有民戶折稅課者、其出鬻皆在本場、諸州所買茶、折稅受租同山場、悉送六權貨務鬻之、蓋行官

券、謂之茶引、商賈欲貿易者、入錢或金帛於京師權貨務、以射六務十三場茶、給券隨所射與之、謂之夾引、願就東南入錢或金帛者、計值與茶如京師、凡茶入官以輕估、縣官之利甚溥、而商賈轉致於西北、以致散於夷狄、其利又特厚、至道末、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、天禧末、增四十餘萬貫、時天下茶皆禁、有匿藏及私賣者罪之、惟川陝廣南、聽民自賣買、但不得出境、天聖中、以茶利浸虧、三稅法不足以償其失、乃并計十三場茶賣買之本息、罷官給本錢、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、一切定為中估、而官收其息、如茶一斤、售錢五十六、其本錢二十有五、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、官不復給、然必輦茶入官、隨商人所捐予之、給券為驗、以防私害、謂之貼射、蓋民售而官取其利者也、嘉祐中、改行通商法、使園戶之種茶者、官收租錢、商賈之販茶者、官收征算、蓋官賣廢而收茶稅矣、治平中、收入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、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、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、此外尚有歲入蠟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、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、後徽宗時、蔡京執政、仍舊禁權、復歸官賣、然不久復行通商法、

三曰酒稅。宋初三京官造麴、聽民納直、諸州城內、皆置務釀酒、而縣鎮鄉間、或許民釀、而定其歲課、其後有司以權酤尚多遺利、率請增課、咸平間、從李士衡之議、歲增陝西權酤十一萬貫以助邊、兩浙舊制、募民掌權、雍熙初、以民多私釀、乃蠲其禁、其權酤歲課如麴錢之制、附兩稅均率、真仁之際、掌財賦者、法禁愈密、悉籠取遺利、景德時、權務連歲有羨、三司即取多收者為額、以相參較、慶歷二年、初收增添酒課利錢三十七萬四千餘貫、熙寧十年以前、天下諸州、酒課歲額四十萬貫以上者兩處、東京成都是也、三十萬貫以上者三處、開封秦杭是也、二十五萬貫以上者五處、京兆延鳳翔渭蘇是也、十萬貫以上者三十二處、五萬貫以上者九十三處、五萬貫以下者四十五處、三萬貫以下者五十四處、一萬貫以下者十九處、五十貫以下者十六處、無定額者十八處、無權者十三處、惟其時有司希額外增收之賞、每抑配人戶、苛阻商旅、嘉祐初、乃詔禁之、然熙寧五年、令官務每升添一文、不入份省欠帳、崇寧二年、又令官監酒務、上色每升添二文、中下一文、以贍學錢、蓋已為後代添酒錢之濫觴、南渡以後、行隔槽撲買之法、初建炎三年、趙鼎領四川財賦、變酒法、置隔釀、

設官主之、凡官槽四百所、民以米入官自釀、斛輸錢三十、頭子錢二十、行於成都、明年、遍下其法於四路、歲入遞增至六百九十餘緡、至於撲買之制、宋初本已行之、其法於鄉村分地撲酒、恣民增錢奪買、其買不及、因以停閉之戶、仍令納錢、督輸不貸、民無高下、按戶而償、紹興初、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、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、其他尚有添酒錢、始于建炎四年、每升上色四十二文、次色十八文、其錢以三分之一充州用、一充漕計、一提刑司橋管、紹興以後、疊有增加、於是有紹興七色酒錢之名目、重床疊架、苛虐不堪、民不勝其弊矣、

宋代消費稅、除上述三項而外、尚有礬稅一項、太祖建隆三年、禁商人私販幽州礬、官司嚴捕沒入之、白礬出晉、綠礬出慈、各置官與鎮、淳化元年、有司言慈州官礬積滯、蓋小民多就山僻私煮、以侵其利、請如犯私茶法論罪、從之、於是礬乃絕對官賣、不许人民任意私販矣、

宋代社會經濟、已由農業而進化至小工商業、其時手工業盛行、而行商制勃興、且南遷以後、政治經濟重心、移至全國最富饒之東南

區、工商業更有長足之進步、因之商稅在財政上亦占重要之地位、今按其性質、分爲關稅貨物稅營業稅三項述之如下

一、關稅、我國對外海關、實始於唐之市舶使、而陸路貿易、則起於漢代、其征稅制度、不可詳考、有宋以來、邊境多故、烽烟不靖、鄰國亦起擾亂、陸路貿易停頓、關稅無足稱述、惟海上貿易、則稍稍繁盛、宋初指定廣州明州杭州爲外國貿易港、開寶四年、設立廣州市舶司、其後又於杭州明州置司、當時三港惟廣州特繁、神宗熙寧十年、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、其內明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、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、是雖三處置司、實祇廣州最盛也、此載入北宋畢仲衍中書備對、又北宋末朱或萍州可談、亦載崇寧初、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司、三方惟廣州最盛、可知當時廣州之盛、其收入竟佔全國關稅十分之九以上、哲宗元祐二年、開放泉州商埠、置市舶司、廣州之盛稍分、至於宋代關稅稅率、時有不同、北宋時、普通抽解輸入品十分之一、時而抽調解十分之二、凡舶至、師漕與市舶監官、蒞閱其貨而征之、謂之抽解、以十分爲率、真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、瑤瑁蘇木凡麤色抽三分、亦見朱或萍州可談、

是可知當時舶貨、以麝細而異其稅率也。紹興十四年、因國庫困甚、加重舶貨稅率、一時並無細色麝色之別、俱征十分之四、每年總收入額、據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、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、此七年间、泉州市舶司之利得達九十八萬緡、紹興末期、市舶司抽解及和買所得、每年達二百萬緡、又據南宋王應麟玉海云、海舶歲入象犀珠寶香藥之類、皇祐中五十三萬有餘、治平中增十萬、中興歲入二百萬緡、於此可知其時關稅收入、逐年增加、並知南宋初期之收入、年達二百萬緡也。

二貨物稅、宋代之貨物稅、其性質若後世之釐金、凡州縣皆置務、關鎮亦或有之、大則專置官監臨、小則令佐兼領、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、並榜商稅條例於務門、行者齎貨、謂之過稅、每千錢算二十、居者市鬻、謂之住稅、每千錢算三千、大約如此而無定制、其名物各隨地宜、亦不一焉、行旅齎裝、非有貨幣需算者、無得發篋搜索、凡販夫販婦細碎交易、嶺南商賈齎生藥、及民間所織練帛、非鬻于市者、皆勿算、常稅各物、令有司件析、頒行天下、揭於版、置官署屋壁、俾其遵守、應算貨物、有藏匿者、若為官司所捕獲、須收其三分之一、

以丰昇捕者、其取鬻而不由官路者、罪之、有官須者、十抽其一、謂之抽稅、淳化三年、令諸州縣商稅、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、收到商課最多錢數、主為祖額、比較科罰、此為後世捐稅比額之濫觴、及王安石更改舊制、增減稅額、所申省司不取旨、而本州自主比較、自此商稅輕重、皆出官吏之意、有增無減矣、景德中、商稅收四百五十萬緡、慶歷五年、收一千九百七十五萬緡、熙寧十年以前、天下諸州商稅、歲額四十萬貫以上者、東京成都二十一務、興元三務、二十萬貫以上、蜀九務、彭八務、永康五務、梓二務、遂二務、此外各州、自十萬貫至五千貫不等、致和間、漕臣劉旼濟、申明于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、而一分增收稅錢案名自此始矣、南渡以後、屢詔北來歸正人、兩淮復業人、在路不得收稅、又慮稅網太密、詔減併一百三十四處、罷者九處、免過稅者五處、至於牛米柴麵、民間日用所需、並與罷稅、關市之征、日以蠲免、惟以後貪吏並緣、苛取百出、人民指稅場為法場、其弊蓋不可勝言矣、

三、營業稅、宋代營業稅之著者、厥惟官牙、神宗元豐時、令民有交易、則官為之掾、因收其息、蓋一種交易稅也、此外又有坊場錢、坊